

# 论运气的道德价值

## ——威廉斯与内格尔道德运气<sup>①</sup>理论之异同

曲 蓉

(宁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道德运气属于一种不受意志支配或至少部分不受意志影响的偶然性因素,它对道德评价的倾向、道德责任的归属以及道德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威廉斯从行动者自身的合理性证明角度论证了道德运气的意义,内格尔则从道德评价的一般性条件中得出运气的价值。两位思想家通过道德运气的概念挑战了康德关于意志自由、责任条件和道德限度等方面的基本观点,也揭示了我们关于这些道德根本问题的通常观点存在着诸多不连贯和不一致的方面。这也证明了运气的道德价值。

**关键词:** 道德运气;道德评价;意志自由;道德与非道德

**中图分类号:** B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3)02-0051-06

## On the Moral Value of Luck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Williams and Nagel's Theory of Moral Luck

QU Rong

(School of Marxism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e moral luck is the accidental factor which is not subject to the will or at least in part no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ill. It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moral judgment inclination, attribution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realization of moral values. Williams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oral luc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ationality of the actors themselves, and Nagel demonstrates it by finding the general conditions of moral judgment. These two thinkers challenge Kant's basic views about the free will, the conditions of liability and moral limits by the concept of moral luck, and reveal that there are many incoherent and inconsistent aspects about the general views of the fundamental moral problems, which also proves the moral value of luck.

**Key words:** moral luck; moral judgment; free will; moral and non-moral

在日常生活中有时甚至在哲学领域,人们早已意识到运气不在人类控制范围之内,却足以影响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人类只能通过奉献、祈祷等方式祈求好运、避免厄运。但在伦理学领域,我们很少承认运气具有道德价值。这可能是因为如果承认道德行为、道德品性受偶然性因素影响的话,那么,意志在形成道德行为或道德品行中的重要性将会受到严重冲击;如果承认道德判断、道德责任受外在好运或厄运的影响,那么,道德评价的独立性就可能丧失,这又将最终导致道德价值的根基被削弱。然而,伯纳德·威廉斯和托马斯·内格尔恰恰认为运气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影响人类生活,而且还会影响人类的价值

<sup>①</sup> 道德运气的概念最初是由威廉斯与内格尔在1976年《亚里士多德学会学报》(增补第50卷)提出来的,事实上内格尔的“道德运气”是对威廉斯同名文章的一个答复。

收稿日期:2013-03-06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软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城乡统筹与农村生活形态变化研究”成果(编号:2010GXS1D094)

作者简介:曲蓉(1978-),女,博士,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伦理等方面的研究。

领域,会影响道德评价的倾向、道德责任的归属以及道德价值的实现。诚如威廉斯所言,道德同任何事物一样是有条件的,不可能不受运气的影响。<sup>[1] (p116)</sup> 威廉斯与内格尔是当代英美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他们将运气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学范畴,借以挑战康德关于意志自由的经典理论。但是,由于两位思想家对道德评价、自我以及道德等基本问题理解的不同,也使得他们的运气理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运气能否成为伦理学领域一个合理的概念,需要探讨运气是否具有道德价值。比较分析威廉斯与内格尔的解答,有助于深入理解运气是如何成为一个特殊的道德范畴的。

# —

伦理学领域的运气是什么意思呢?威廉斯并没有为之下一个定义,而是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因为他关注的是结果运气。人们的“‘运气’与那些在结果的发生中起到了本质作用,但却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具有某些关联”,“以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体现了现实对结果的决定,在他们的意志之外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按照自己的决定所做出的判断的决定”。<sup>[2] (p44)</sup> 相较之下,内格尔明确地界定了道德运气的概念,即“凡在某人所做之事有某个重要方面取决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因素、而我们仍然在那个方面把他作为道德判断对象之处,那就可以称之为道德上的运气”。<sup>[3] (p29)</sup>

威廉斯将运气分为内在运气和外在运气,内在运气是指“内在于他的计划”<sup>[2] (p38)</sup> 的运气,内在运气既可能在行动者自身之内(部分受其自由意志支配,但非由意志决定),也可能部分地在行动者之外;外在运气是外在于行动者计划的运气。<sup>①</sup> 威廉斯通过两个特例来解释这两种运气:高更放弃履行社会责任和家庭义务,独自到塔希提岛追求一种能实现自己艺术才能的生活;安娜·卡列尼娜为了爱情抛弃了婚姻家庭与沃伦斯基私奔。威廉斯认为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最终成功(成为具有创造性的画家或过上幸福生活)才能为其行为提供合理性证明(justification)。但如果高更在途中遭受磨难使他不能继续作画,这种非常外在且偶然的运气足以使他不能通过成功证明自己,这是外在运气;而高更有没有足够的天赋成为天才画家,这是他能否成为他所希望成为的人的运气,是内在于他的计划的运气;对于安娜来说,她与沃伦斯基的关系对于她的计划而言是非常核心的,也是一种内在运气。无论是内在运气还是外在运气都是高更或安娜计划成功与否的必要条件,也将直接影响他们对自己计划的合理性证明。

威廉斯认为合理性证明只涉及行动者对自己计划的想法和精神状态,而既不涉及也不能影响或替代他人或社会对行动者的评价。同时,合理性证明是回顾性的,一个人既不可能预先根据道德规则,也不可能事前根据功利最大化原则,知道自己选择的正确与否。为了进一步解释合理性证明,威廉斯提出了一个概念——行动者遗憾。他认为遗憾的本质是“要是事情是另外一个样子,那就更好了”。<sup>[2] (p40)</sup> 而行动者遗憾是一种特殊的遗憾形式,是行动者对自己过去的行动或他认为自己参与了的行动感受到的遗憾,无论这些行动是他有意做的还是在很偶然或非自愿的层面上所为的。行动者遗憾不同于旁观者遗憾,它是行动者以内在方式感受到的遗憾,是行动者可以依此承担责任的遗憾;行动者遗憾也不同于行动者感受,它是回顾性的,在事情最终宣告成败之前,行动者不会产生“希望他还没有做这件事”的愿望。威廉斯认为行动者遗憾不是对行为方式或过程的遗憾,即使行动者对行为方式或过程做了最好的判断(理性慎思),但运气在结果发生中起本质作用,行动者就会感受到遗憾。而既然行动者对自己的行动能感受到行动者遗憾,就证明了运气能够影响行动者的道德情感和自我道德评价。因此,运气具有道德价值。

内格尔将道德运气划分为四种类型:生成运气(constitutive luck),即“你是哪一种人的运气,这不仅仅是你有意去做什么的问题,而且也是你的倾向、能力和气质的问题”;<sup>[1] (p140)</sup> 环境中的运气,即人们面对不同的问题和境遇的运气。“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我们所面临的道德检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决定的。”<sup>[3] (p37)</sup> 原因方面的运气,即人们怎样为先前环境所决定的运气;结果运气,即人们的行为和计划最终造成结果的运气。

① 除此之外,威廉斯还提到生成运气,认为它是一个人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运气,是一种能够影响一切的运气。但如果生成运气成立的话将颠覆道德的基础,因此,威廉斯并未深入讨论这种运气。

内格尔通过讨论道德评价的一般性条件,从而对四种类型的道德运气进行了论证。首先,他通过将道德评价区分为事前评价和事后评价论证了结果运气的合理性。事前评价主要是对行动者意图、动机的评价,但实际结果对道德评价也会产生影响,这是事后评价。后者并非随结果成败而产生的观点变化而变化的,而是客观的,“可以在事先作出的假设性判断推出”。<sup>[3](p34)</sup>由此,道德评价不仅取决于行动者的意图或动机,而且取决于行动者所做之事。接下来,内格尔简要地论证了生成运气和环境中的运气:他认为气质与性格特征是不受意志控制的运气,但如果说行动者不应为自己的气质和性格而被赞扬或谴责,显然有悖于我们的直觉;同样,尽管行动者面临的道德考验很大程度上由不受他们控制的因素所决定,但是,我们也会根据行动者实际做的或没做的事情对他们进行道德评价。最后,内格尔认为原因方面的运气与其他三种运气是紧密联系的,如果不承认需要为结果运气、生成运气、环境中的运气承担道德责任,那么,一个人也无需为原因方面的运气负责。“如果意志本身的行为是不受意志控制的先前环境的产物,人们又如何能够对赤裸裸的意志本身的行为负责?”<sup>[3](p39)</sup>通过对四种类型运气的考察,内格尔认为运气深刻影响了行为和行动者的各个方面,包括行为的结果及产生的条件、行动者自我的理解;与之相比,威廉斯比较有节制地看待运气的价值,将研究限制在运气对行为结果的实质性作用以及对行动者自我评价的影响等方面。

综上所述,道德运气是行动者理性慎思之外,不受或至少部分不受行动者意志支配的偶然性因素,是外在或内在的幸运与不幸。运气从多方面影响道德:运气从总体上使行动者成为他自身而非他人;运气使行动者面临道德选择、道德抉择甚至道德两难的境地;运气使行动者的道德行为或道德品性受自己的性格、气质、先前的选择、成长的环境、事情发展方向(结果)等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运气影响了道德评价的倾向,甚至就是道德评价的对象。运气使行动者面临道德风险,不仅需要为自己负责,也需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但是,威廉斯与内格尔的分歧也表明了,运气不能无限制地影响道德,而运气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范围内影响道德就存在争论了。一方面,如果不受限制地使用道德运气概念,可能将削弱自由意志的纯粹性,削弱道德评价的独特性,甚至颠覆道德的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否认道德运气的话,可能将无限缩小行动中的自我的概念,使道德变成完全的意志或动机的领域。这恰恰是威廉斯与内格尔所要挑战的康德理论的内核。

因此,要理解道德运气具有怎样的道德价值,换句话说,道德运气在何种范围内成立,还需要进一步理解威廉斯、内格尔对康德理论的理解与批判。

## 二

威廉斯和内格尔的运气理论建立在对传统伦理学尤其是对康德理论否定的基础之上。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提出了善良意志的概念。“世界之中,一般地,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的善。”<sup>[4](p8)</sup>善良意志不是唯一的、完全的善,而是绝对、无条件的善。善良意志因意愿而善,因其自身而善,即使由于生不逢时或受命运之苛待,善良意志本身不断努力也没有实现其意图,善良意志仍然是至善的。(1) 康德认为善良意志客观自为的存在,对善良意志的明确信念能够确立道德的至上性,理性存在者能使自身不受外在运气的影响,也使道德价值免受运气的影响。(2) 与此相对,幸福、快乐、精神上的品质以及性格上的特质虽然具有善的价值,对于人而言至关重要,但它们受运气影响不在自由意志支配范围内,因而被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这实际上划定了道德的限度。(3) 康德通过善良意志的概念排除了全部道德风险,认为道德评价完全取决于善或恶的意志,而不受超出行为者控制之外的因素的影响,也不受由此而产生的结果的影响。(4) 运气、偶然性以及外在的幸运与不幸对于理性存在者(行动者)来说非常重要,但是这些事情只构成行动的条件,我们对这些行动的条件将感到庆幸或惋惜,但我们不会对行动的条件进行道德评价。

康德上述观点中的第3、第4点具有合理性。因为道德评价不是对事物的状态或人的存在的评价,而是对人的评价,是对人的品性和行为的评价。如果人的行为或品性都不在他的控制之内,那么,道德评价的合理性将受到质疑。但内格尔通过对四种类型的道德运气的考察,认为结果的成功或失败、性格上的特质和特点、环境和境遇,这些方面取决于不受行为者控制的因素,而且它们不仅仅构成了行动的

条件或背景,行动者实际所做的事情或没有做的事情就是行动者应当被评价的对象。内格尔认为康德通过将行为缩减到最内核的部分,将气质和性格上的特征这些不受控制的因素排除在道德评价领域之外,完全依据动机或意图来评价行动者,这种通过缩减方式将运气排除在道德评价之外的做法有悖于我们通常的道德经验和伦理直觉。

进一步,内格尔认为道德评价或道德责任的悖论<sup>①</sup>是内在于其概念之中的,要理解它,必须深入到道德评价的根本问题——道德评价的对象——行动者(agency)。内格尔认为我们会以一种内在性的观点评价自己,将自己看作是行动者,而不仅仅将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一部分,以一种外在性的观点看待自己。而且,当我们对他人进行道德评价时,我们会将这种内在性观点延伸到他人身上。与此同时,我们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进行道德评价时,我们会将结果包含在我们所做之事中,以外在性的观点评价自己。但如果我们仅仅以外在性观点看待自身的话,我们又将丧失自我(the active self)。内格尔认为道德运气的概念最终涉及的是对行动者的内在观点及其与道德态度的联系的理解。不过,对于道德运气在何种范围上成立,内格尔并未给出一个最终的结论。

威廉斯认为康德理论(即上述第1、第2点)将运气完全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导致了纯粹的动机占据了道德生活的全部。这种道德生活显然是病态的。威廉斯通过高更、安娜等例子对道德运气的讨论,并不仅仅局限于讨论他们的选择或计划的合理性,而是要讨论伦理学领域中更根本性的问题:生活与道德的关系以及道德的概念(包括道德限度)的问题。威廉斯认为生活与道德的关系是在行动者的反思性评价中体现出来的:如果行动者的计划成功就能够证明其合理性;如果他失败了,他仅仅留下遗憾,但这是道德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说,运气不仅影响行动者的选择、计划,而且也将影响社会、他人或行动者自身对行动者的道德评价。诚如威廉斯所言“不管运气是否是生成性的,是否影响了一个人的决定与道德的关系,或者只是影响了一个人的行为的最终结果,运气对于道德生活来说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样看来,康德以降对道德概念的界定——道德不受运气之影响,就是有问题的。在文章最后,威廉斯尝试探讨道德概念,虽然他并没有得出一个定论,但是他的探讨仍然是具有启发性的。他认为我们从运气的讨论中所获得的道德概念与通常的道德概念是不同的,而对这个概念来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那个道德概念要被看得多么重要”。<sup>[2] (p58)</sup> 这一观点挑战了康德或者我们关于道德的通常观点,即道德与非道德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sup>[5] (p107-109)</sup> 而认为那种将道德与一般人类生活区分开来的主张违背了人们的道德经验与伦理常识。人类生活具有复杂性,试图将道德整合成系统化、贯通性的思想体系,试图对道德纯粹化、绝对化,必然会歪曲、错乱人类实际的伦理经验。

在威廉斯与内格尔看来,运气具有道德价值,不仅在于运气在社会生活和人生实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运气深层次地挑战甚至颠覆了我们对道德的根本性理解。内格尔认为不仅道德评价存在悖论,而且道德运气也是自相矛盾的概念:运气进入了道德评价领域,但根据道德评价的概念它本不应该进入这一领域。威廉斯认为行动者对自身的合理性证明<sup>②</sup>具有道德意义,它承认了行动者的计划无论成败都是道德生活的一部分;但合理性证明在一定程度上受运气影响,这说明道德也受运气的影响。因此,道德并非康德理解的那种绝对的、至上的价值,而是所有价值中的一种价值,不能与其他价值明确区分开来,道德生活也不可能与一般人类生活区分开来。正如有学者精辟地评论道“每一位作家(威廉斯与内格尔)都在我们的道德概念中发现了具有破坏性的不连贯——或可能的不一致。”<sup>[6] (202)</sup>

### 三

如果说康德代表了近代以降伦理学将运气彻底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的决心,那么,威廉斯与内格尔为代表的当代哲学家更乐意承认生活的本来面目——运气、偶然性、风险等内在于伦理生活;康德捍卫

<sup>①</sup> “一个人只能对他所做的事负有道德责任;但是他所做的事产生于大量他没有做的事;因此,他不能对他负有责任或不负有责任的事承担道德责任。”见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sup>②</sup>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认为合理性证明具有道德意义,但他并非说合理性证明就是道德合理性证明,这是因为他认为道德与非道德之间并不存在鲜明的界限。

了道德的纯粹性和伦理理论的连贯性,威廉斯与内格尔则维护了人类实际道德经验和伦理常识。在道德的属性、道德判断的依据、道德责任的根据等重要问题上,深入探讨三位思想家如何处理伦理理论建构与人类生活尤其道德生活复杂性之关系,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道德运气概念的价值所在。

道德判断的依据、道德责任的根据涉及的是道德评价问题,康德与威廉斯、内格尔分歧的焦点在于运气是否成为道德评价的对象或影响道德评价的因素。要理解双方的观点,首要是理解道德评价的特殊性。道德评价不是对事态好坏的评价,也不是对事件发生(或未发生)以及发展方向的遗憾或庆幸,而是对人或行为的善恶之判断。但与此同时,行为与事件(人作为行动者与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之间并不是截然区分开来的,事件既包括行为(由意志决定),也包括行为的结果,而后者可能受运气的影响。康德理论试图将行为与行为结果区分开来,显然有悖于实际生活经验。通常来讲,道德评价包括动机的评价(对意志行为的评价)与效果的评价(对行为结果的评价),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进行道德评价时,应当联系动机看效果,联系效果看动机。在动机评价和效果评价中,效果评价要优先于动机评价。这是因为动机常常是难于验证的,脱离效果评价的动机评价将蜕变为空洞的理论。这是康德理论备受质疑的重要原因,也是威廉斯与内格尔对康德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

威廉斯与内格尔认为受运气影响的结果也是道德评价的重要方面。相较之下,内格尔更强调动机评价与效果评价的统一关系和一致性。具体来讲,尽管内格尔很犹豫(认为道德评价存在悖论),但他认为行为是世界的一部分、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从而将动机评价与效果评价统一起来,认为二者具有同等重要性。他批评威廉斯时指出,如果撞倒小孩的卡车司机没有主观上的过失,那么,悲剧结果不会影响对卡车司机的道德评价。而威廉斯更强调二者的独立性和区别性。对卡车司机而言,他认为无论司机有没有主观上的过失,都会产生行动者遗憾。这说明效果将影响行动者的自我评价,与动机无关。他进而认为行动者的选择对他自己、旁观者、利益相关者所产生的后果不同,因此,自我评价既不同于、也不影响社会评价。

威廉斯与内格尔在理解动机评价与效果评价的辩证统一关系时要远远比康德深刻,但两位思想家也忽视了一些重要问题。内格尔为了追求“伦理一致性”否定了两种评价的相互独立性,这显然也背离了实际的道德生活:即使结果是坏的,但动机仍是善的,例如长江大学学生跳水救人;即使结果是好的,动机仍是恶的,例如纳粹医生的人体试验。而威廉斯批判了内格尔一致性的主张,但他忽视了二者关系的辩证性: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验证、影响。在充气男孩<sup>①</sup>、丛飞妻子罹难<sup>②</sup>两个事件中令人扼腕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与恶意的动机是相关的,尽管当事人并未想过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但根据常识可以判定他们的本意是要造成伤害。同样,在产生伤害性后果的事件中,人们为公交车司机<sup>③</sup>感到惋惜,但没有人认为卡车司机怀有恶意。

道德的属性<sup>④</sup>涉及了道德与生活、道德的限度(道德与非道德关系)、理性(意志)在道德中的地位等问题,这几个问题又是相关的,对每一个的解答都影响了对其他问题的理解。康德将道德与生活、道德与非道德区分开来,认为道德是纯粹意志的领域,将气质、性格、幸运与不幸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对于这一主张,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是通过强调善良意志的绝对性、至上性进行论证的。威廉斯与内格尔对康德理论的批评是合理的,但有失偏颇。康德认为善良意志是道德评价首要和根本性的条件。<sup>[4](p12)</sup>但是,他并不认为善良意志是一种实存,而是一种“明确的信念”。在同一本书中,康德还提出了责任的概念,他认为责任是善良意志的体现,夹杂着“主观限制和障碍”。责任是现实生活中判断善恶的标准,但是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其主观方面是什么,不管是他人的评价还是自我审查都不能准确

① 一名13岁山东男孩被工友用充气泵从肛门充气造成重伤。

② “感动中国”人物丛飞的妻子被高速公路上飞掷来的石头击中不幸去世。

③ 杭州大巴司机吴斌高速行驶过程中,被前方车辆脱落的制动毂碎片击中,重伤后他将大巴车停到路边疏散了乘客,保证了乘客的安全。

④ 当然也涉及了道德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但后一个问题过于根本,也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暂不讨论。

判断,有时人们以为自己抱着善良的动机,而实际上却是出于对后果的考虑。<sup>[5] (p107-108)</sup> ①也就是说,康德承认生活的实然状态是道德行为既受纯粹意志的支配,也深受利益、情感等因素的影响。道德与生活、道德与非道德之间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这一点,他与威廉斯、内格尔没有区别,他们的区别在于应不当从理论上划分道德的界限。

康德认为道德哲学应该确立一个不受任何非理性因素影响的领域,在其中人为自己立法,实现人类尊严。而威廉斯与内格尔则认为伦理学理论应该真实反映道德生活的本来面目。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规范性与描述性、实然与应然的统一,换句话说,这一学科植根于现实的根基之上,又体现了人类对超越性的价值追求。康德理论的问题在于只强调了其理想性的一面,脱离了现实的土壤;而威廉斯过于强调其现实性的一面,没有讨论影响一切的生成运气,使他最终走向了心灵哲学;内格尔认为道德运气存在悖论,也意识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性,但并未提出最终的解决方法。

回到本文讨论的主题上,运气有没有道德价值?回答是肯定的,运气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1)运气对行为结果具有实质性作用,也是影响道德评价的重要因素;(2)运气对道德评价的影响主要是对效果评价的影响,后者需要由动机评价进行验证、矫正;(3)运气影响了行动者的气质、性格,但气质、性格绝不等同于运气,行动者可以有意识地发展自身的气质和性格,并将之塑造成为个体道德品性的构成部分;(4)运气为行动者设置了道德选择的环境,甚至将其置于两难的境地,与此同时,个体通过善用这些道德境遇能够提高道德能力、丰富道德经验、培养美德;(5)运气将道德融入生活,将行动者融入世界,从而使道德理想性、超越性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根基之中。总之,道德运气的概念反映出伦理学理论现实性的一面,即道德与非道德都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和界限以及道德与生活的关系本来就是微妙的、不断发展的。

#### 参考文献:

- [1] B. A. O. Williams and T. Nagel. Moral luck,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J]. Supplementary Volumes, Vol. 50 (1976).
- [2] [英]伯纳德·威廉斯. 道德运气[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 [3] [美]托马斯·内格尔. 人的问题[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4] [德]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5] 曲 蓉. “善良意志”与道德权限[J]. 伦理学研究,2003 (6).
- [6] Judith Andre. Nagel, Williams and Moral luck [J]. Analysis, 1983 (4).

(责任编辑:余小江)

① 当然,康德的本意是认为一个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应当是“出于责任的行为”,而“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被规定的准则”。(道德的第一个命题和第二个命题)但是,他也承认一个合乎责任的行为,既可能出于责任,也可能出于爱好、恐惧、自利等因素。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12页。